

## 李季的诗：《王贵与李香香》第三部

[作者] 李季

[单位] 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

[摘要] 一崔二爷又回来了/大红晴天下猛雨，/鸡毛信传来了坏消息。/拿了鸡毛信不住气地跑，/压迫人的白军又来了！/游击队连夜开到白军屁股后边去，/上级命令去打游击。

一崔二爷又回来了  
大红晴天下猛雨，  
鸡毛信传来了坏消息。  
拿了鸡毛信不住气地跑，  
压迫人的白军又来了！  
游击队连夜开到白军屁股后边去，  
上级命令去打游击。  
吹起哨子背起枪，  
王贵没顾上去看香香。  
死羊湾夜里听到信，  
第二天大清早白军可进了村。  
白军个个黑丧着脸，  
就好像谁都短他们二百钱。  
东家搜来西家问：  
“谁家有人随了红军？  
“谁家分了牛和羊？  
谁家分地又分房？”  
牛四娃分了一孔窖，  
三查两问查出来了。  
崔二爷的大门宽又高，  
两根麻绳吊起了。  
两把荆条一把刺，  
浑身打成血丝丝！  
白军连长没头鬼，  
叉着手来裂着嘴：  
“干井里打不出清水来，  
天生的穷骨头想发便宜财！”  
“阎王爷叫你当穷汉，  
斜头歪脑还想把身翻。  
“仗着你红军老子势力大，  
屎蚬娘还想推泰山！”  
绳子捆来刺刀逼，  
崔二爷的东西都要回去。  
狗腿子开路狼跟在后边，  
崔二爷又回到死羊湾。  
长袍马褂文明棍，

崔二爷还是那个鬼样子。  
东家溜来西家串：  
“想发我姓崔的洋财是枉然；  
“前朝古代也有人造反，  
这些事情不稀罕。  
“世上有怪事，天上也一样，  
天狗还能吃月亮；  
“嘴里吃来屁股里巴，  
月亮还是亮光光。  
“自古一正压百邪，  
妖魔作乱不久长。  
“真龙天子是个谁，  
死羊湾的天下还姓崔！”  
本性难改狗吃屎，  
崔二爷对香香心还没有死。  
打发李德瑞去支差，  
崔二爷来到他家里。  
露着牙齿只是个笑：  
“小香香我又回来了；  
“过去的事情我全不记，  
只要你乖乖地跟我去。  
“你那红军老汉跑得没踪影，  
活活守寡我心里不安生；  
“不要再任性，你跟上我，  
有吃有穿真受活。”  
香香又羞又气又害怕，  
低着头来不说话。  
崔二爷当她顺从了，  
浑身发痒心里似火烧。  
屋里没人崔二爷胆子大，  
照着脸上捏了一把；  
顺水推舟亲了一个嘴，  
——大白天他想胡日鬼！（“胡日鬼”，就是“胡来、胡搞”的意思。）  
香香气急往外跑，  
一边跑来一边叫。  
满脸笑着把门堵：  
“女人家做事真糊涂！”  
说着说着又上前，  
香香把唾沫吐了他一脸；  
双脚乱踢手乱抓，  
狗脸上留下了两个血疤疤。  
邻居们都来看热闹，  
崔二爷害臊往回跑。  
临走对着香香说：

“看你闹的算个啥？”  
打开窗子把话说个明，  
这一回你从也要从，不从也要从！”  
二羊肚子手巾  
崔二爷他把良心坏，  
李德瑞支差一去不回来。  
老雀死了公雀飞出窠，  
香香一个人怎过活？  
有心去找游击队，  
狗腿子照着走不开。  
又送米来又送面，  
崔二爷想把香香心买转；  
请上这个央那个，  
一天来劝两三遍；  
硬的吓来软的劝，  
香香至死心不变；  
一天哭三回，三天哭九转，  
铁石的心儿也变软。  
人不伤心不落泪，  
羊肚子手巾水淋淋。  
羊肚子手巾一尺五，  
拧干了眼泪再来哭。  
房子后边土坡坡，  
了见寨子外边黄沙窝。  
沙梁梁高来沙窝窝低，  
照不见亲人在那里。  
房子前边种榆树，  
长的不高根子粗；  
手扒着榆树摇几摇，  
你给我搭个顺心桥！  
隔窗子了见雁飞南，  
香香的苦处数不完。  
人家都说雁儿会带信，  
捎几句话儿给我心上的人：  
“你走时树木才发芽，  
树叶落净你还不回家！”  
“马儿不走鞭子打，  
人不能回来捎上两句话；  
“一圪塔石头两圪塔砖，  
你不知道妹妹怎么难；  
“满天云彩风吹乱，  
咱俩的婚姻叫人搅散。  
“五谷里数不过豌豆圆，  
人里头数不过咱俩可怜！”

“庄稼里数不过糜子光，  
人里头数不过咱俩悽惶！  
“想你想的吃不去饭，  
心火上来把嘴燎烂。  
“阳洼里糜子背洼里谷，  
哪里想起你哪里哭！  
“端起饭碗想起了你，  
眼泪滴到饭碗里；  
“前半夜想你点不着灯，  
后半夜想你天不明；  
“一夜想你合不着眼，  
炕围上边画你眉眼。  
“叫一声哥哥快来救救我，  
来的迟了命难活；  
“我要死了你莫伤心，  
死活都是你的人。  
“马高镫短扯首长，  
魂灵儿跟在你身旁。”  
刘二妈来好心肠，  
香香难过她陪上。  
得空就来把香香劝：  
“可怜的娃娃不要伤心！  
“有朝一日游击队回来了，  
公仇私仇一齐报；  
“活捉崔二爷拿绳绑，  
狗腿子白军一扫光！”  
三十三颗荞麦九十九道稜，  
伤心过度香香得了病；  
天不下雨庄稼颜色变，  
面黄肌瘦变了容颜。  
带病做了一双鞋，  
含着眼泪交给刘二妈：  
“刘二妈！这双鞋托付你，  
我死后一定要捎给他。  
“送去鞋子把话捎：  
他只能穿我做这一双鞋子了！”  
三团圆  
崔二爷来发了火：  
“死丫头这样不抬举我！”  
黑心歪尖赛虎狼，  
下了毒手抢香香。  
七碟子八碗摆酒席，  
看下的日子腊月二十一。  
崔二爷娶小狗腿子忙，

坐席的净是连排长。  
当兵的每人赏了五毛钱，  
猜拳赌博闹翻天。  
香香哭的像泪人，  
越想亲人越伤心。  
红绸子袄来绿缎子裤，  
死拉硬扯穿上身。  
香香又哭又是骂：  
“姓崔的你怎么不娶你老妈妈！”  
“有朝一日遂了我心愿，  
小刀子扎你没深浅！”  
听见只当没听见，  
崔二爷炕上抽洋烟；  
过足了烟瘾去看酒，  
推推让让活像一群咬架狗。  
你敬我来我敬你，  
烧酒喝在狗肚里。  
你恭喜来他恭喜，  
崔二爷好比是他亲大哩。  
崔二爷来笑嘻嘻：  
“薄酒蔬菜大家要原谅哩；  
“我娶这小房靠大家，  
众位不帮忙就没办法。  
“本来该叫她来敬敬酒，  
酬劳诸位多辛苦。  
“脑筋不转只是个哭，  
往后闲了再叫她补。  
“这个女人生来贱，  
看不上有钱的爱穷汉；  
“穷骨头王贵争又抢，  
胳膊扭大腿他犯不上。  
“我和她这婚姻天配就，  
东捣西捣没脱过我的手。  
“从来肥羊大圈里生，  
穷鬼们啥也闹不成。  
“说来说去还是我说的那句话：  
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  
喝酒赌博寨门口没放哨，  
游击队悄悄进来了！  
枪声一响乱喊“杀”，  
咱们的游击队打来啦！  
一人一马一杆枪，  
咱们游击队势力壮！  
大刀、马刀、红缨枪，

马枪、步枪、无烟钢。  
白军当兵的哪个愿打仗，  
乖乖地都给游击队缴了枪。  
点起火把满寨子明，  
庄户人个个来欢迎。  
连排长没兵酒席桌前干着急，  
崔二爷怕的钻到炕洞里。  
连长跑了抓排长，  
一个一个都捆上。  
崔二爷浑身软不塌塌，  
捆一个“老头来看瓜”。  
连长翻身往外跳，  
冷不防被牛四娃抓定了。  
听见枪响香香笑，  
十成是咱游击队打来了；  
人逢喜事精神爽，  
翻起身来跳下炕。  
走起路来快又急，  
看看我亲人在哪里？  
队长跟前请了假，  
王贵到上院来找她；  
满院子火把亮又明，  
不见我妹妹在哪里？  
远远了见一个新媳妇，  
上身穿红下身绿。  
马有记性不怕路途长，  
王贵的模样香香不会忘；  
羊肚子手巾脖子里围，  
不是我哥哥是个谁！  
两人见面手拉着手，  
难说难笑难开口；  
一肚子话儿说不出来，  
好比一条手巾把嘴塞。  
挣扎半天王贵才说了一句话：  
“咱们闹革命，革命也是为了咱！”  
1945年12月于陕北三边